



纯情视线丛书

时间的爱情

水土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非典时间的爱情/水土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纯情视线丛书)

ISBN 7-80673-332-9

I. 非... II. 水...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44833 号

纯情视线丛书

书 名: 非典时间的爱情

著 者: 水 土

策 划: 张彦魁 谭 湘

责任编辑: 王大民 李 爽

美术编辑: 李文侠

封面设计: 蓝海洋工作室 赵 建

责任校对: 齐 欣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6.25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书 号: ISBN 7 - 80673 - 332 - 9/I · 200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美丽的杀手	(1)
	杀手是一团谜	(1)
	杀手登陆富庶之地	(3)
	恐慌	(6)
第二章	依靠	(13)
	恐慌的理由	(13)
	总书记在揪心,总理的眼睛在湿润	(15)
	有爱则刚	(19)
	“有了吴仪,定能无疫”	(21)
	指望医院	(24)
	“非典”速度	(26)
	久违的激情与后恐慌期	(33)
	生命、前途、生命	(38)
	柳暗花明	(44)

第三章	泪染白衣	(49)
	为父母祈祷	(49)
	童言无忌	(53)
	送别	(55)
	怕过之后	(57)
	世界上最美的谎言	(59)
	“非典”病房的生日	(62)
	爱情花朵怎样绽放	(64)
	最怕提孩子	(68)
	她惟一的希望是保住孩子	(72)
	难以割舍的亲情	(78)
	夫妻含泪相望	(83)
	“我这次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84)
	让我最后再看你一眼	(88)
	他反常地抓住妻子的手,不让走	(92)
	生命的尊严	(95)
	恩爱夫妻留下一个8岁的孩子	(101)
	前仆后继	(103)
第四章	真情互动	(106)
	拿什么感谢你们	(106)
	新娘的聘书	(109)
	手头有点紧	(111)
	手被打得火辣辣的疼	(116)
第五章	情和爱在无情中升华	(120)
	无情摧有情	(120)
	只要灯光还亮着,小女孩就还安全	(122)

	从亲人那里汲取力量	(126)
	“非典”考验跨国爱情	(129)
	孩子降生隔离区	(132)
第六章	围墙与生命	(136)
	父女与集体	(136)
	儿子的牵挂	(140)
	温饱思淫欲	(146)
	逃难,朝着家乡	(151)
	迷途知返	(155)
	丢失的和多余的	(161)
	媳妇来到身边,带着微笑	(164)
	煎熬	(171)
	情爱无限	(174)
第七章	“非典”小词典	(176)
后 记		(193)

不止一次,我的“生命之星”救了我。我谦逊地认识了这一点。我惟一的才能是当星星过去了,毫不犹豫地抓住它的一点“余辉”。

——选自《罗曼·罗兰回忆录》

第一章 美丽的杀手

杀手是一团谜

2003年,中国羊年。

“羊年发洋财!”

贫穷了太久的中国人,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相互祝福着。人们把忙碌放下,把笑脸展开,尽情地享受着眼前,憧憬着未来。

这时,沉浸在幸福和憧憬之中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有一个致命的东西正悄悄向他们逼来。

这是一个美丽的东西,它实在是太美丽了。圆圆的,蓝蓝的。它的中间的核,像子宫里蜷缩的婴孩,充满着抽象和神秘。它的边缘生长着一枝枝小柄,小柄的顶端顶着小骨朵,一朵朵

的小骨朵犹如刚刚拱出地皮的蘑菇。那些带柄的蘑菇，有长有短，错落有致，煞是好看。

它简直就是一枚晶莹剔透的盛开的花朵。

它简直就是一团揭不开谜底的谜。

当然，你把它说成花冠也可以。冠者，帽子也。因为它是圆形，与帽子相仿。更重要的是，它边缘上的那些盛开着的一朵朵犹如刚刚拱出地皮的蘑菇，又特像珍珠和钻石。把珍珠或钻石装饰在帽子上，是人们的传统。古今中外，都有人这么做，只是其中富人居多数，只是眼前的这个状如帽子的东西，不像中国式的帽子。我从中国古代考察到现代，没有发现那种形状的帽子。

但不管怎么说，它以美丽的外表，悄悄地潜到了人间。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它的名字：变异冠状病毒。

“病毒”人们并不陌生，它存在于这个地球上，比人类的历史还要长。人类正式与“病毒”打交道，也已有一百多年了。可眼下的这个改头换面的病毒——“变异冠状病毒”，却没有人认识。除了上帝，全世界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它是人类中的匆匆过客？还是要长驻人类之中？不知道，谁都不得而知。总之它是人类的不速之客，它是迄今为止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杀手。人们不幸被它击中以后，就会出现状如感冒的咳嗽、发烧、畏寒、浑身酸痛无力，但用感冒药物和抗生素治疗毫无效果，不久便不治而死。更可怕的是，它有极强的传染性，你与患这种病症的人近距离说话、接触，就会很容易被传染。专家说这种病主要是近距离飞沫传染。你和患这种病的人，面对面一说话，他的细微的肉眼看不到的唾沫飞沫，被你不知不觉吸收，你就得这种病了。他病人带病毒的手摸过的东西，你

再摸,你也极可能把他的病复制到你的体内。科学家把这种病定名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也叫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英语名字叫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缩写为 SARS。

导致非典型肺炎的主要元凶就是“变异的冠状病毒”,那枚美丽的盛开的花朵。

杀手登陆富庶之地

这顶并非中国人的帽子——“变异冠状病毒”,首先选择了中国。

在中国,它的首选之地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

这里的经济发达、观念超前、生活富足,人民勤劳善良、奋发向上。在这么一个富庶安康的地方,人们没理由不欢度新年。“羊年发洋财!”谁不希望发洋财?改革开放了,加入 WTO 了,洋人的洋钱滚滚流进来了,不想发洋财才傻帽儿呢。2 月 15 日,正是羊年的元宵节,也恰逢星期六。该拜的年都拜了,该向亲朋好友致去的祝福都致去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决定消消停停地逛逛商场,买点东西。平时工作忙,顾不上逛商场,顾不上照顾家人,她要利用元宵佳节弥补一下平时的亏欠。11 点 30 分,正购物的她手机响了。电话是医院护理部主任打来的。主任告诉她:医院要筹建“非典”病区,院领导班子正在讨论具体操作方案,决定抽调她所在病区的护士们去支援,并请她立即回医院。张积慧一听便知,她要与“非典”病人接触了。像所有的人一样,这个时候的张积慧,对“非典”这种病还没有深刻而清楚的认识,只知道这个病很严重,传染

性很强。

其实在此之前，“非典”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只不过“非典”还没有正式被命名，广东人只知道那是一种怪病，是一种“烈性传染病”。

早在春节之前即 2002 年底，广东就出现了这种后来被命名为“非典”的怪病。有报道说，那会儿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接收了一位从河源市送来的奇怪的肺炎病人：持续高烧，干咳，肺部经 X 光透视炎症呈弥漫性浸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两天后，病人的转来地河源市曾经救治过此病人的 8 名医务人员，全部染上了这个怪病。

接着，中山市也报告了类似的病例。无独有偶，中山市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了。

张积慧护士长匆匆赶到医院后，蓦地感到了一种大战来临的紧张气氛。收治病人的过程中，她听说佛山、深圳、广州均出现类似的疫情。

那个美丽的杀手，开始在广东大地肆虐了。

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病人窒息在病床，看到一个又一个医护人员被感染，广东省的领导震惊了，专家们震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专家、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组组长钟南山先生极为忧心。广博的医学知识和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他，这是一种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广州的大街小巷。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各种可怕的消息，通过人们的口、通过电话、通过互联网，与那个谁都不认识、谁都看不见的美丽的病毒一起，迅速地传播着。春节很多人、很多家庭没有过好。整个春节期间，广东的喜庆气氛中，始终笼罩着一股恐怖气息。人们在欢笑的

背后,隐忍着无奈的恐慌。

有人说,得“怪病”的人太多了,广州的医院盛不下了。

有人说,某某医院又死了几个,医生、护士也死了。

有人说,外地商人不敢往广东贩运粮油了。

有人说,用盐水洗澡可预防“非典”。

于是乎,一场抢购商品的风潮汹涌而至。春节长假一过,广东的一些城市的药店、食杂店人满为患。有关的药品、白醋、医用口罩被疯狂地抢购。市民的抢购,给一些不法商家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他们乘机抬价,价格暴涨。食用醋原来每瓶两元多,现在却一路疯涨,有的地方涨到一瓶 10 元,部分地方涨到一瓶 30 元,甚至个别地方涨到了一瓶 80 元。抗病毒口服液每盒由平时的 3 元左右,涨至 10 至 20 元,有的还卖到了 100 元。就这,还有人买不到,买不到的人便托外地的亲朋帮助购买。随后,更大范围的抢购风又在广东刮起,各地食盐、食油和米面等普通生活必需品,也成了抢购的对象。不法商家再次抬价,致使米价上涨一倍,食油价上涨 20% 至 50%,食盐由每袋 1 元涨到 3 元,最多涨到 10 元。部分商品出现了脱销,商场无法正常营业。

.....

不久,广东的“怪病”在其它地区和省份也出现了。北京有了、山西有了、河北有了、内蒙古有了……中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发现疫情。

与此同时,中国的香港、台湾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发现疫情。

恐 慌

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关注着战况的进展,关注着一个政权怎样被另一个政权推翻。也许这场战争太重要了,太引人注目了,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很多老百姓,尤其北方的老百姓,还没有把注意力从战争转向自身,没有意识到那个美丽的病毒已经近在咫尺,危险就在身边。直到伊拉克战争渐进尾声,人们越来越觉得没劲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另一场战争已在自己身边打响。

这个时候是4月20日。4月20日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政府宣布从4月21日开始,将每天向公众公布“非典”疫情。疫情一公布,人们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人们每天都像股民关注股市变动一样,关注政府公布的疫情数字。看着那些干巴巴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大,心里也在扑腾扑腾乱跳。从4月21日到5月1日,短短的10天时间里,确诊为“非典”的病人已经达到3638人,又过了10天,“非典”病人增加到了4948人,死亡240人。这时,病人还在继续增加,死亡还在每天发生。除了中国内地,中国台湾、香港的疫情也在不断恶化,全球感染“非典”的人数也在天天刷新。其中,我们的首都北京成了“重灾区”。这个具有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从4月21日到5月1日的10天时间里,确诊为“非典”病人和疑似“非典”病人,平均每天都以三位数上升。更为使人瞠目的是,全国的“非典”和疑似“非典”病人中,医护人员的比例很高,并且不断有报告医护人员被“非典”夺取生命。

医护人员染病、牺牲说明什么?除了说明医护人员舍生忘

死救助患者外,不是也说明“非典”太危险了吗?医护人员对它都奈何不得,那老百姓还有什么办法?

于是,更大面积的恐慌又一次爆发。

恐慌的爆发常常伴随着谣言。

说:北京要关闭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全城要封闭了。

说:北京正在大量转移病人,隐瞒疫情。

说:这次波及全球的“非典”,是美国的生物武器。

就连农村的村民,也纷纷传言,说“非典”是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种武器,等打完了仗就没有了。

谣言肯定是不会长久的,但它短暂的传播,无疑加重了紧张气氛。因为在这个非常时期,有些人对谣言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人们在谣言中度日,恐慌只会愈来愈甚。发生在广东的抢购风潮,又奇迹般地在北京和北方的一些城市重演了。

4月23日至4月25日,北京的菜价出现飞涨。仅4月25日这一天,青菜由0.9元一斤涨到了1.6元一斤,大白菜由0.9元一斤涨到了2.5元一斤,西红柿前一天还卖1.5元一斤,突然就涨到了3.8元一斤,鸡蛋平时是每斤1.9元,那几天涨到3元一斤,连续两个月一直平稳在每斤1.3元的大蒜头,也涨到了3元一斤。

伴随着菜价的飞涨,是市民的抢购。那几天,北京处处能看到这样的情景:超市里挤满了人。人们一箱一箱地买饮料,大包大包地买盐,成捆成捆地买醋,排着长队付款。有的商店到了晚上本来顾客稀少,但那几天也一反常态,生意出奇的火爆。大型超市“旺市百利”亚运村店到晚8点,仍然是熙熙攘攘,十几个收银台前排着数十米长龙。有不少超市,商品出现了暂时的脱销,许多食品、日用品货架上空空如也。售货小姐

刚刚把两大箱榨菜放到货架上,转眼间被抢拿一空,手慢抢不上的,只好等着再来下一批货。几十个速冻食品冰柜里,馄饨、水饺、包子没了,就连花生油、大米、面粉这一类属于慢性消费的主食,也是所剩无多。据统计,北京市那几天一般超市销售量都是平时的1.5倍,有的还超过了平时两倍,卖得最快的是盐、糖、米、油、粮。另外,卖得最快的还有带“消毒”字样的商品。那些消毒剂、消毒液一上架,就被一抢而空。当时,尽管北京有关方面已及时对所谓“封城”进行辟谣,但还是刮起了一股抢购狂风。

一些在北京打工的民工,还有一些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纷纷往老家跑。河北环绕北京,周边农村的许多人长年在北京。这次,疫情一出现,他们中有的人便像躲避战火似的逃离北京。逃离时,为避免乘坐火车和公共汽车的麻烦,就乘坐私人的三轮摩托车星夜往家赶。有单独往回跑的、有成群结伙的,有携带妻儿老小的,他们说,就是死,全家人也要死在一起,也要死在老家。据说,北京通往河北的路上,最多一天有三百多辆三轮摩托车仓皇逃出。

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其恐慌便具有了城市的特色。邯郸市钟先生(化姓)的一家便是典型的一例。钟先生45岁,是机关职员,妻子下岗,当家庭妇女,女儿上高三,正准备高考。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钟先生一家人人人自危,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先说钟先生。钟先生不能不上班。钟先生每天到车棚推自行车的时候,就不由得怀疑有人摸过他的自行车车把,而这个人,说不定就是个“非典”病毒的携带者,那车把上,很可能沾满了病毒。因此,钟先生每天来到自己的自行车前,总要犹豫半天。骑车还是不骑?不骑吧,打的或坐公共汽车更不安全,骑吧,车

把上又不干净。犹豫着,他最后还是咬着牙骑上了车子。

骑车的人很多。人们突然都对骑自行车上下班感兴趣了。人一多,钟先生就惧怕起来。他怕路上碰上熟人,碰上熟人就打得招呼,说话。他听说俩人说话也有传染上的。他便低着头骑车。低着头骑车,他又怕前边骑车的人突然咳嗽、吐痰或打喷嚏,咳嗽、吐痰、打喷嚏,会产生很多飞沫,飞沫一旦吸入呼吸道,那……想到这,钟先生不禁对自己生起气来。

他生自己的气是因为自己太优柔寡断。

昨天,他去医药大厦买口罩,一进大厦门口,就看到出售口罩柜台前排着长长的队列。排队购物,很久没有出现了。市场经济是买方经济,加上这几年商品物资充盈,谁还排队购物呢?所以钟先生一边怀着好奇,一边学着别人的样用手绢捂着口鼻,随着队列往前挪。轮到自己了,钟先生把10块钱递上去,说:“要三只。”

身穿白大褂带着口罩的小姐说:“15元。”

什么?15元?原来一只口罩是两元啊,钟先生以前也不是没买过。钟先生就质问:“你们怎么卖这么贵?”

小姐说:“都这价,你买不买?”就在他犹豫中,后边的人挤上前来,代替了他的位置。他一气之下,便跨出大厦大门。如果昨天不犹豫,买了口罩,现在戴上,还能如此担心吗?钟先生责怪着自己,就放慢了速度。他要与前边的人拉开距离,尽量避免吸入前边的人喷出的飞沫。

这样,他骑得速度慢,上班便迟到了。领导开了科务会,含沙射影批评了他的迟到。他有些不悦,郁闷着心情开始办公。办到一半,突然想到自己还未洗手,又突然想到在机关门口好像还和一位基层来的朋友握了手,而在此期间,他可能用他的

手，擤过鼻涕。一想到这里，他急急忙忙扔下手头的活跑到厕所洗起手来。反复地洗过之后，又觉得自己有咳嗽的感觉，进而觉得浑身不舒服。自此，他悬着两只手，什么也不敢摸了，他觉得办公桌上、门子的把手上、文件上、报纸上，任何地方都不干净，都有病毒，他甚至觉得空气里也不干净。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觉得可疑。他想他已经浸泡在可恶的病毒之中了。

他艰难地熬到下班，飞快地往家里赶。他感到他已经发烧了，他开始咳嗽了。他往他家里赶的时候几乎绕了邯郸市的一座城。因为他以前上下班的街道上，有两所医院。此刻，他意识到绝不能路过医院。医院的周围，散布的病毒最多，而他现在是危险时刻，免疫力差，极易被感染。他宁肯绕道半座城市，也不能走有医院的路线。

钟先生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一赶到家，就对妻子说：“快，拿体温计。”

妻子非常贤惠，但妻子也在恐慌中。妻子赋闲在家，有大量的时间看电视和拉家常。妻子以前爱看电视剧，一看电视剧，她就如痴如醉。自闹“非典”后，她一改看电视剧的习惯，奇迹般地迷上了有关“非典”的节目。打开电视，她就搜索“非典”节目，无论新闻，还是专题，只要与“非典”有关，她就看。频道多，电视台多，因此她总是能看到“非典”的节目。除了看“非典”节目，她就是到楼下，与街坊邻居聊天，聊天的内容也一律是关于“非典”的，其中不乏形形色色的谣言和小道消息。当钟先生怀疑自己被病毒感染后，她早已满脑子是“非典”了，而且睡不踏实，常常半夜里惊醒，一惊醒心口就咚咚地剧烈跳动。她还老做噩梦，每每梦见自己的女儿染上了“非典”，后来她和丈夫也染上了。

钟先生进门喊叫两声没有人答应,钟先生就自己找来体温计夹到腋下。正在这时,妻子回来了。妻子手上、肩上都是食品袋。妻子把东西放到客厅对丈夫说:“楼下还有,你帮我拿拿吧。”妻子说:“快戒严了,都涨价了。”妻子说着就拿出消毒液在家里喷起来,妻子喷消毒液喷得很多、很勤,几乎半个小时就喷一遍。

妻子喷完消毒液,见丈夫还没动地方,便问:“怎么了?”钟先生疲惫地咳嗽了一声,说:“正试着体温呢。”

一听此言,妻子呆住了。像有人给她使了定身术一样一动不动。妻子呆了足足一分钟。妻子活泛过来后,扔下手里的喷雾壶,惶惶地蹲到丈夫身边,伸手摸着他的额头,又把脸贴在丈夫的脸上,用皮肤试着丈夫的体温。钟先生躲闪着妻子,说:“别、别,可不能传染给你。”妻子已经满含眼泪了,说:“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你去我陪着你去。”

这话说得很歧义,钟先生不知道妻子所说的去是住院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反正钟先生就落泪了。钟先生抽出体温计,左看右看,都是 36.5°C 。

夫妻俩早已具备了“非典”的基本常识,知道 38.5°C 以上才危险。可钟先生明明感觉不舒服啊!钟先生打量着体温计,狐疑地说:“可能不准。”妻子也说:“体温计时间长了,可能坏了。中药我熬好了,你先喝着中药汤,我去买一个新的来。”

妻子飞快地跑下楼,一杯茶的工夫不到,就把体温计买来了,上楼的时候,还不忘把丢在楼下的大米、白萝卜、大葱以及其它的东西捎上来。

正在用新的体温计试着体温,女儿放学回来了。女儿是跑着上楼的,1.6米的个子,把楼梯震得一颤一颤的。女儿用手擂

着防盗门,喊着:“妈!爸!”

室内的钟先生夫妻大大地吃了一惊。女儿的呼唤带着哭腔、带着凄凉,女儿这是怎么了?当妈妈的急忙给女儿打开门。女儿跨进门,一头就扑到了妈妈的怀里。当爸的钟先生莫名其妙,当妈的也莫名其妙。妈妈问:“孩子,这是怎么了?”

女儿从妈妈怀里抬起头,笑着说:“吓死我了,我进来的时候,从咱大院里开出一辆救护车,一路鸣着警笛就开走了。我没看清救护车上的人是谁……我真怕……”

钟先生听完女儿的话,说:“真的说不定我有那一天。”女儿这才注意到爸爸的脸色不太好,就要走上前问问。这时妈妈一把就将女儿拉到一边,又把女儿推到了女儿的房间,嘭地一声就把房门关上了。女儿感到了妈妈的力气很大,往常妈妈从没有这般力气。女儿觉得事情不好,就拉开门缝往外观察。爸爸掏出新的体温计,看了看递给了妈妈,妈妈颠过来倒过去的看了一阵,说:“还是36.5℃。”

……钟先生一家当然是虚惊一场。他们一家三口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